

■ 南海之声

# 反华“小圈子”又要作什么妖？

9月24日,美日印澳领导人将聚首华盛顿,“四方安全对话”首次举行线下峰会。作为东道主,白宫新闻秘书珍·普萨基表示,拜登政府已经提升“四方安全对话”的重要性作为优先事项。

在外界看来,美国同时把强化“四方安全对话”、北约和七国集团作为最优先事项,以展示在制定对华战略方面的进展,也是为其混乱的阿富汗撤军寻找辩词的托词。

法新社报道称,从阿富汗撤军引发的乱局导致美国总统拜登的国际声誉严重受损。拜登将在近期频频出席

重要外交会议,以努力加强联盟关系对抗中国,挽回外交颓势。

大哥有需求,小弟们自然心领神会。澳大利亚是在本月初对中国新修订的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公然挑衅,随后又远赴亚洲,与同为“四方安全对话”成员的印度在新德里举行了首次由两国外长、防长出席的部长级对话。印度外交部形容印澳关系正处于7年来的高峰。

双方除了海上防务合作和贸易合作外,还特别提到了东海、南海面临的挑战,将矛头

指向中国。分析人士认为,这次澳印“2+2”部长级对话颇为有力的“四方”峰会暖场意味。

日本自然也闷着。防卫大臣岸信夫日前访问越南期间,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海域“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”,污蔑中国实施《海警法》加剧东海、南海紧张局势,并就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

除了美日印澳这一组,美国还有其他针对中国的“小集团”“小圈子”。15日,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了一场线上会

议,三国决定将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,共享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尖端科技。美国政客新闻网网站对此评论说,这是一个“几乎毫不掩饰地制衡中国的举动”。

当然,这左一个小圈子,右一个小团伙,我们早已司空见惯,不过是美国和几个小兄弟的不同排列组合罢了,他们所谈的也无非就是军事结盟、安全合作等陈词滥调。但不论他们冠以怎样体面的名头,都摆脱不掉其热衷于地缘政治博弈、军备竞赛和军事胁迫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实质。

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指出,搞封闭、排他、针对他国的“小圈子”违背时代潮流,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,不得人心,也没有出路。

在过去的一周,国务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对周边国家的访问则展现出了另一番“朋友圈”景象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澜湄合作、“南海行为准则”、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等,是此次访问中释放出的高频关键词。

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见王毅时表示,谁都无法

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。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出席中国政府援柬体育场项目交接仪式上谈到,中方帮助柬建设道路、桥梁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事例不胜枚举,我们正迎来柬中友谊的收获季节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脸书贴文表示,将继续与中国一同努力建设更和谐、和平的世界。

东南亚国家俗语说“水涨荷花高”,但有人就是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。想靠搞“小圈子”,打“中国牌”,来挽回颜面?只怕会更加打脸。

## 世界已联网 本国“戒律”却更多

■ 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

最近一年来,当国家警察及情治部门证实隐藏在国营企业、大学院校、行政机构的激进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分子频频策划、采取反政府的违法活动;在社会各界引爆热议。

《共和报》(Republika)于17日报道,国企部长艾力克已毅然发布公告:“国营企业内没有恐怖主义的一席之地。”承诺开始着手对一些国企如“国民航运”(Peln)的领导层进行整改。评论普遍表示赞赏,也表示希望宗教部长对激进主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。

最近在社交网络风传的一段视频成了民众担忧“激进主义”蔓延的触发器。视频中,一位名叫SC的讲经师(Ustaza)在众多信众面前讲话,认为穆斯林到异教的祈祷场所是犯戒的事,他甚至把婆罗浮屠佛塔也归纳为“祈祷场所”,禁止穆斯林信徒到那儿旅游观光。

《点滴旅游》(Detik Travel)于14日报道,旅游部长(Menparekraf)乌诺(Sandiaga Uno)回应关于婆罗浮屠那段极具争议的视频时说,“旅游部根据2019年第24号宪法规定,推广旅游及创意性经济,身在民主国家,我们愿意聆听民众的意见。不过,根据相关言论的范畴与主题来看,这方面宗教部和长老协会(MUI)应更具权威。”“我认为印尼的潜力在于殊途同归(Bhinneka Tunggal Ika)及班察西拉原则,能融合并介绍本国的多样性。”

乌诺还例举德玛克(Demak Bintoro)王朝开国君主法塔(Raden Fatah)和辅佐的九位长老(Walisongo)都十分尊重先民流传下来的文

化风俗。乌诺认为婆罗浮屠佛塔属于民众生活纪念碑(a Living Monument)的优先目的地。“我常说,我们能够从婆罗浮屠已广为流传的文化特征中学习并获益,我们能从中汲取很多建国图治及社会民生的智慧。所以,那是我们必须坚持的。”其高瞻远瞩的胸襟,与某SC的狭隘短视,相去不知多远?

雅加达《拂伊网》(Voicid)16日报道,讲经师SC劝阻穆斯林到中爪哇玛格朗(Magelang)市婆罗浮屠佛塔的视频被网民在互联网流传,事缘有位信众(jemaah)提问,穆斯林可否认其他宗教的寺院?他随即回答:“那是犯禁律(haram)的,因为表示你认同异教的仪式。”“经书说道,如果你和他们坐在一块,那就和他们一样。我们坐在那里自然就表达我们也赞同了他们的信仰。”“那么,我们会被其他信众认为是脱离了伊斯兰教。除非,我们的涉足是为了解散他们的祭拜(ibadah)活动。”那话里的“分量”是多么的沉重!

媒体透露,SC关于到婆罗浮屠旅游是“犯戒律”的视频,摄制于2018年9月中旬,而最近重新被网民热炒。当时,社媒网红阿布(Abu Janda)就在其Instagram上评论:“我对这些讲经师认为到婆罗浮屠佛塔、天主教堂是‘犯戒律’的立场深表怀疑。他们是不是正道的讲经师?为何对宗教祈祷场所如此敌视、偏激?”然而并没有引发社会的反响。

自由媒体人卢迪(Rudi S.Kamri)前天在“民族儿女之渠”(Kanal Anak Bangsa)的视频谈话中,严厉抨击SC对婆罗浮屠佛塔的贬低与

排斥。众所周知,婆罗浮屠佛塔是本民族祖先的伟大创作,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,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的推崇,我们应该热爱、传承民族文化,而不是错误地向年轻一代灌输到婆罗浮屠佛塔是“犯禁律”的观念,把他们误导往偏执的歧途。若按照某SC的理论,那么帕兰巴南(Prambanan)塔,巴厘岛寺庙等异教古迹,穆斯林都不能去了?他也对SC的真实背景表示担忧。

卢迪还谈到另一段热传的视频,在一处疫苗接种站的大厅,约30名身穿白衣的习经院少年学生(Santri)坐在保持卫生距离的座位上等候注射疫苗。当大厅中开始播放轻音乐时,学生们纷纷俯下身子,用双手捂住耳朵,拍摄视频的导师自豪地解说,学生们遵循教义,自觉地不听音乐。卢迪质疑如此与现代世界“隔离”的教育,学生们能成为国家栋梁吗?宗教不应如此狭隘、繁琐吧?他希望宗教部长及长老协会抛掉官僚的常规,赶紧整顿。

印尼陆军特种部队司令(Pangkostrad)杜顿(Dudung A)中将在对部队训话时教导部下不要因宗教问题而受困扰,他说:“在上帝眼里,所有宗教是正确的。”军人的职责是守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,不同信仰的军人都要有相同的使命,不可以把异教当成错误的信仰。还澄清道:“我是部队司令,不是宗教长老。如果长老讲出这样的话,那肯定是错的。”

司令思路清晰、条理分明的讲话,倘被“有心人”故意曲解,寻事刁难,足见激进主义的暗流汹涌。不过,民众相信佐科政府也已成竹在胸,准备了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。

■ 雅加达：林裕坤

每个星期六下午的《汉字成语》云端课程,我总是提前将网络开放。提前半个小时可以让学员早点加入,聊天认识也很难得。来自各个地区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,在疫情隔离的状况下,反而可以在一个网络平台上认识交流,还可以学习《汉字成语》,学习云端网络的使用,真的是一种福分。要说“缘分”也好或说“巧遇”也好,没有爱好学习也不可能加入学习课程。如果到教会听听诗

## 令人敬仰的好学老人

歌或是听道,那还是很普通的惯例,因为不需要报名,也不需要考勤和作业。成为学员要遵守学习规则,那就不简单,只有“人老心不老”爱好学习的弟兄姐妹,才能有信心加入这个课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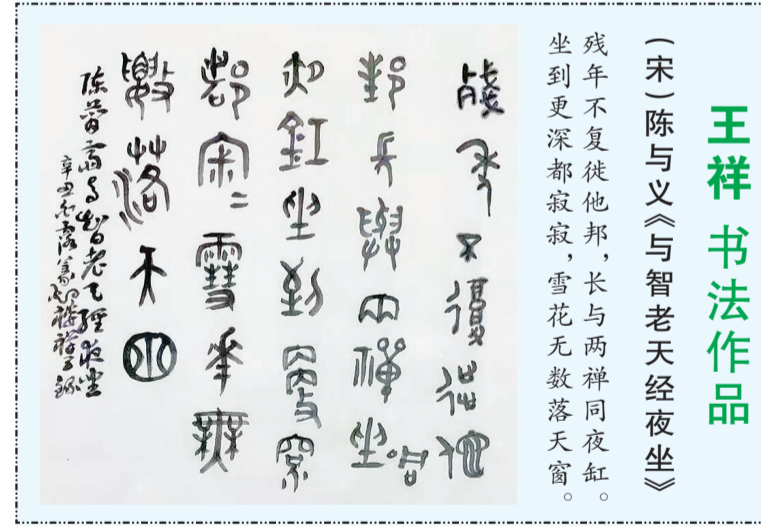
参加《汉字成语》班的学员有六十名,超过一半是六十岁以上的乐龄弟兄姐妹,多少会有汉语基础。我不去考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目的,因为年老肯学就有年轻人的心态,是我的好榜样,也是下一代的精神财富。一位八十五岁的潘姐妹告诉我,课程带给她重温旧梦的回忆,回忆童年学习的精神,每个星期六她都会很兴奋地来参加,比年轻人的学习精神更有劲。也有几位弟兄告诉我,课程不只是学习汉字和成语,还有一些精神上的知识,不是普通学院能学到的。对我来说,能提供学习的条件给学员也是我学习的机会,除了可以充实自己自己的生活,也是我人生的意念。因为我知道人生所学到的知识,只有传给别人才是知识,存在自己的脑里的就成为自私,将来都是废物;财富可以留给子孙,知识自己不能带走。不如乘着健康,还能写就写,能教就教,将自己

脑子里学的早点留给别人,要走的时刻也许会比较轻松。

看到乐龄学员兴奋的学习精神,我往往会问自己,这么大的年纪不知学来做什么?又不是学经营管理,也不是学股市投资。这也许也是心灵和精神上的需要,还是因为一起学习的气氛感到不再孤单。各人肯定有不同的需要和想法,但他们的学习精神给我心理有很大的鼓励。每个星期六下午,我可以看到年老的学员很早就进来,打个招呼也让我开心。乐龄学员一般都都很准时上课,也许已经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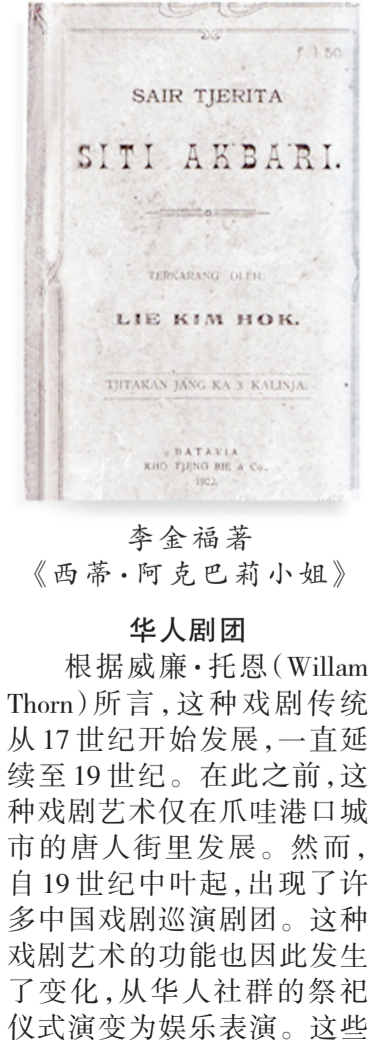
理解的,因为他们还没经历过。年轻时代的我也一样,只是拼命工作,都想预备好老年可以享受生活,但理想与实际总是会有差别的。本以为有钱可以享受,培养孩子长大成家就幸福了。我总觉得,要到年老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享受,越老越看清楚真正的享受是在心里。年老还肯学习,是我学习的榜样!也是家人的好榜样。“活到老学到老”此话只有在好学的老人身上显现。好学的老年人不再以物质成为生活的重点,生活也会变为“勤俭朴实”,好学的老人总有自己的爱好,他们知道每一种爱好会成为了解自己的语言。就是爱好看书、爱好音乐、爱好学习、爱好教书、爱好唱诗等等,这都是能了解自己的语言;汉字课程已经一年多,全部的教材都要思考和编写,确实是给我挑战,也是给我一个机会来不断的创新教材。“人在课在”是对自己的承诺,但随着时间也可以一步步去完成,想起乐龄学员的脸孔和精神,仿佛悄悄在对我说:“你要坚持,我们支持你”我也默默的回应“放心吧!一年也只有50周”。

我敬仰好学的老年人,因为他们还不老!年老的孤单和寂寞,不是孩子们所能



他们自带道具,包括两根用来撑幕布的竹竿。当幕布展开,折叠椅摆好,木琴演奏就位,木琴、二胡、笛子和木梆齐奏鸣之时,由儿童饰演的各种哇扬角色就会从幕后登场表演。他们之间没有对白,只是在木琴弹奏的类似中文和马来语歌曲的旋律下相互对唱。这种旋律,就像普通的雅加达木琴曲。这种叙事哇扬戏通常会在有钱人家的门口一家接着一家地表演。这种露天或半露天的表演,吸引了熙熙攘攘的居民前来观看。《西蒂·阿克巴莉》(Siti Akbari)哇扬戏声名远扬,一直传到茂物以外的地区。李金福是这部哇扬戏的总策划,不仅创作了故事,编写了诗歌,还负责安排角色及其他一切事务。不过,他并没有参与戏剧的表演,而是让一位好友担任负责人,自己则分文未取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》(第二册))。本篇未完待续)



巡回剧团演出时,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使用华语,在其他节目中均使用巴刹马来语(Melayu-Pasar)演出。

那个时候,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表演形式,即布袋木偶戏。据克罗地亚·苏尔称,布袋戏来源于中国闽南地区。布袋木偶戏,也使用华人马来语(Melayu-Tionghoa),最初是在祠堂内进行表演的。不同的是,布袋木偶戏不具备商业表演的潜力(详见本章《中华文化和爪哇文化融合的印尼布袋哇扬戏》)。

尽管布袋木偶戏与戏剧同样演绎了许多中国神话故事和传说,但戏剧有俊美迷人的演员、华美的服饰和许多打斗场面,以及使用印尼土生华人所熟悉的语言,所以备受追捧。从《斯坦布尔戏剧团》(The Komedie Stam-boel)一书中,我们了解到19世纪末中国戏剧在印尼依然存在。在书中,提及了叶源泰(Yap Gwan Thay)的名字。1891年成立斯坦布尔戏剧团

## 华人与戏剧 (2)

### 雅谷·苏玛佐 (Jakob Sumardjo)

之前,是中国戏剧团的主要赞助人。

迄今为止,对于印尼华人戏剧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,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探究。我们并不知道马来语在戏剧中是如何使用的?里面的歌曲是否予以保留?哪些剧本比较流行?当下文对20世纪初的慈善戏剧进行探讨时,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叙事哇扬戏——  
《西蒂·阿克巴莉小姐》(Siti Akbari)  
在《印尼华人文学》(Sastera Indonesia-Tionghoa) (1962)一书中,梁友兰(Nio Joe Lan)道出了19世纪土生华人对祖籍历史文化渴望和思念。当时,印尼发行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原版书籍。然而,那个时代的华人已普遍听不懂祖籍

语,更别提阅读了。或许,正因如此,19世纪末才出现了许多讲马来语的戏剧团。

对祖籍文化的思念和渴望也催生了巴达维亚街头的“说书人”。梁友兰称:“在雅加达的一些繁华路段,比如大公司路,就有华人‘说书人’在一种中国小鼓的伴奏下,说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,听众只需要付少许小费。”这就是中国的评书艺术。这种艺术灵感,或许来自印尼各民族类似的说唱艺术,比如米囊加族的“卡巴”(Kaba)、巽他族的“班顿”(Pantun)和南苏拉威西的“星礼利”(Sirilli)。

由于拥有母亲的“土著”血统和父亲的“华人”血统,华人社群与当地文化之间产生关联也是合乎情理的。除大城市里跨族群和种族间的交往外,他们还与当地族群